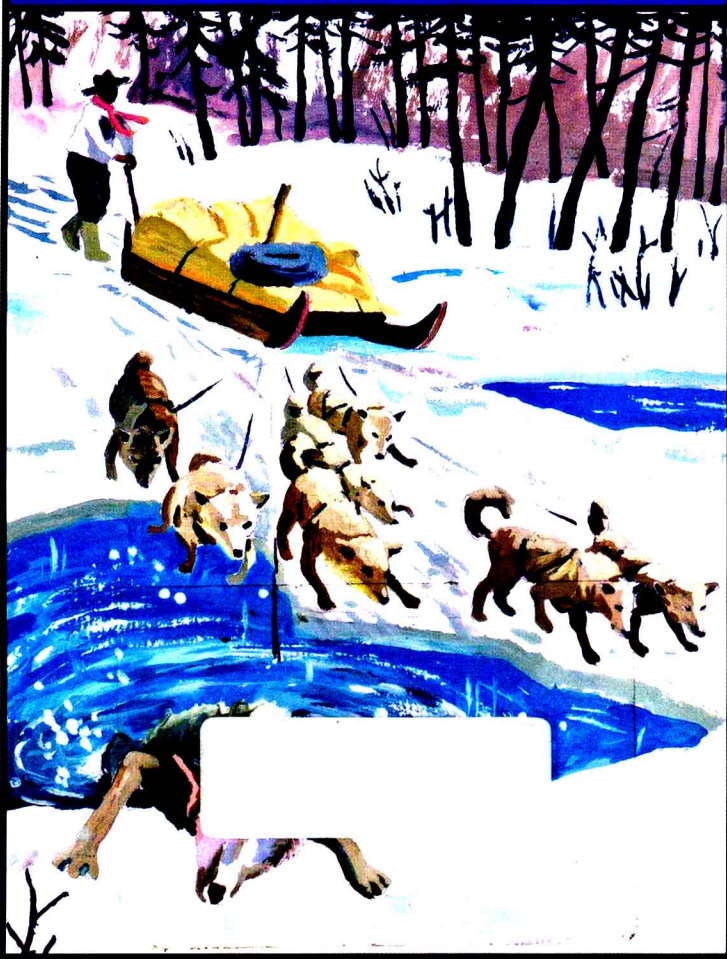


传世经典
必读文库

热爱生命

REAI SHENG MI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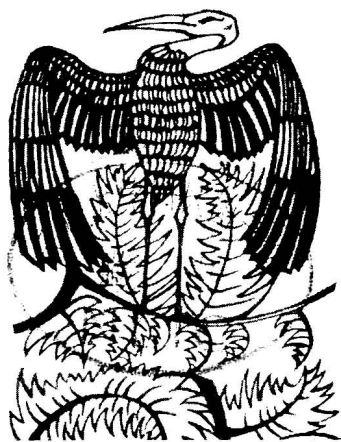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传世经典
必读文库

热爱生命

REAISHENGMING



原著 (美) 杰克·伦敦

翻译 汪玥含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热爱生命 / (美) 杰克·伦敦 (Jack London) 原著
汪玥含编译. —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 9
(传世经典必读文库)
ISBN 978-7-5346-5342-1

I. ①热… II. ①杰… ②汪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88280号

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
——热爱生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
苏少网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(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226300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875
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5342-1

定 价 11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目 录

热爱生命·····	1
野性的呼唤 ·····	35
第一章 回归荒野 ·····	35
第二章 大棒和牙齿的法则 ·····	52
第三章 原始的统治欲 ·····	66
第四章 赢得统治权 ·····	90
第五章 拉雪橇的繁重工作·····	104
第六章 为了一个人的爱·····	127
第七章 荒野的呼唤·····	151
附 录 《热爱生命》、《野性的呼唤》导读 ·····	179

热爱生命

一切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，
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困苦艰难，
全为了这巨大的收获，
尽管已把本钱全部输干。

他们一瘸一拐地沿着河岸向下走去，前面那个人有一次在乱石横亘的河滩上蹒跚摇摆着差点摔倒。

他们都非常疲惫和虚弱，脸上显示出忍无可忍的表情，因为艰难困苦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。

他们的毯子打成包裹用皮带吊在两个肩膀上，皮带头勒在额头上，帮着支撑整个包裹，就这样负荷着沉重的重量。

他们每人拿一把来复枪，走路的姿势弯腰曲背，肩膀向前突出着，脑袋向前伸得更远，眼睛顺下来看着地面。

“我们放在储藏室里的弹药桶，要是有个两三发就好啦！”
走在后面的人说道。

他的声音毫无情绪、有气无力，他用一种全无激情的语调



发着声。

前面那个人正跛着腿走向一片岩石上漂浮着白色泡沫的溪流里，没有回答。

后面的人紧跟着他的步伐。

他们没有脱去鞋袜，尽管这河里的水冰冷刺骨，冷得他们脚踝发疼，腿脚全都麻木了。

河水猛力地冲刷着他们的膝盖，两个人都摇摇晃晃地努力站稳，跟在后面的人在一个大石头上滑了一下了，险些跌倒。

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保持了平衡，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。

他看上去已经极度虚弱好像要晕倒了一样，还伸出两只手向空中抓去，仿佛想在空中抓住什么支撑物。

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之后他继续前进，却又突然天旋地转再一次险些摔倒。他只好站住不动，盯着另一个人看，那个人却一直头也不回。

他站在那里足足有一分钟，好像正在和自己做斗争，然后他叫了一声：

“我说，比尔，我扭伤脚踝了。”

比尔继续蹒跚着穿过白色的河水，他从不四处张望。

后面的人看着他走远，脸上仍保持着毫无表情的表情，眼神却像一只受伤的鹿。

那个人跛着腿上了对岸，越走越远，也不回头看。

在河水里的这个人注视着，嘴唇有些颤抖。

盖在嘴唇上的杂乱的棕色胡子也激动不安地在颤抖，他

伸出舌头来舔了舔嘴唇。

“比尔！”他大喊。

这是一声强壮男人因危难而发出的祈求的哭喊，但是比尔却并不回头。

这个男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，比尔是用一种怪诞的、东倒西歪的步态朝着地平线和低矮山脉的缓慢斜坡走去。

他看着他跨过了山头，消失了，然后才收回了眼神，环顾一下自己周围的世界，告诉自己比尔已经走了。

地平线上的太阳温度越来越低，慢慢变得昏暗朦胧，好像被许多无形的薄雾和水蒸气所阻挡，让人觉得它是轮廓不清一大团东西。

这个人拉回他的视线，把身体的重量倾斜到一条腿上休息一下。

现在是4点，已经是七月底八月初的季节了，他已经不清楚准确的日子，应该是就在一个星期或两星期之内。

他只知道太阳的位置就粗略标志着西北方向。

他向南边望去，他知道在那荒凉的山脉之外就是大熊湖，他还知道在那个方向是加拿大的一片冻土世界，那里的土地已深入到北极圈。

他所站的这条河流就是加拿大科博曼河的源头，这条河拐弯一直向北流去，最终流入加冕湾和北冰洋。

他从来没来到过这里，不过有一次他在哈德逊海湾公司的图表上看到过这儿。

他又把周围的世界环视了一遍。

看到的全是无法令人振奋的景象，到处都是地平线，山脉



低低地趴伏着，没有树，没有灌木丛，没有草，只有大片大片的荒凉和寂寥。

一丝恐惧的神情又在他的眼睛里闪烁。

“比尔。”

他轻声低语道，一遍两遍地重复：

“比尔！”

他退回到白色的河水中央，好像河水有着巨大的无法抵抗的力量，正在得意又残酷地压迫着他一样。

他似乎得了疟疾似的瑟瑟发抖，直到枪从他的手里扑通一声滑落。

这一下子刺激了他。

他决定和自己的恐惧做斗争，集中精神在水里摸索，重新把武器拿在了手里。

他猛拉了一下包裹跨到了左肩膀上，这样可以让受伤的脚踝少受一点力。

接着他开始行走，缓慢而仔细的，时不时由于疼痛而退缩着，终于上了岸。

他没有停下，疯狂而绝望地，不再顾及到自己的伤势，快步走上斜坡。

翻过山的顶端，朝他的朋友消失的地方走去，用一种比他那个疾走的同伴更加奇形怪状和好笑的步伐走着。

但是，到了山顶，他看到了一个浅浅的山谷，那里荒凉得毫无生命迹象。

他又和自己内心的恐惧做斗争，逐渐战胜了它，才紧拽了一下左肩膀的包裹，蹒跚着走下了斜坡。



山谷的底部浸满了水，厚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附着在上面，漂在水面上。

每走一步水就会从脚底下溅起来，而每次抬起脚的时候，苔藓就仿佛一张嘴一样吸着他的脚不放开。

他谨慎小心地从一块泥沼走向另一块泥沼，沿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印，顺着突出的岩石走，好像是从苔藓的海洋里伸出的一块岛屿一样。

尽管很孤独，但他还是没有迷路。

他知道，走更远的路之后，他会来到一小片湖水周围，湖岸边长着很多枯死的云杉和冷杉。

这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作“提青尼克里”，意思是“一片偏远的土地”，有一条小溪通进湖里，小溪水不是白色的。

在小溪边上有灯心草——他记得很清楚，没有树林，他可以沿着小溪一直到分水岭那边溪水的尽头。

他穿过分水岭来到另外一条溪流的源头，然后沿着那条河一直向西，最后发现河流都汇入迪斯河。

在那，一个翻了的小舟下面有一个储藏东西的地方，上面堆着很多石头。

在那个藏着东西的大坑里，有着可以给他的空空的枪支装满的军火弹药，还有钓鱼钩和网，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来捕杀食物。

当然，他还可以发现一些面粉，但不是很多，还有咸肉和一些豆子。

比尔将会在那里等他，他们一起荡起双桨朝南向迪斯河划船而去，一直到大熊湖。

穿过这个湖向南一直走，最后他们会到达麦肯寨，向南，



一直向南。

他们就这样走下去，直到冬天的脚步再也追不上他们，冰结成漩涡的形状。

天气变得清冷凛冽，他们来到南部温暖的哈德逊公司邮政地，那儿的树木长得又高又茂密，吃的食物也是取之不尽。

这个男人努力向前挣扎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不停地想着这些。

当他苦苦地用他的身体拼搏着的时候，精神同样痛苦地拼搏着。

他总是试着去想比尔没有抛弃他，比尔会在储藏室那里等着他，他强迫着自己这样去想，否则他这一切苦苦的拼搏就显得毫无意义了，那他就只想躺下去死掉算了。

当太阳像一个混沌的火球向西北方向缓缓降落的时候，他在回想冬天到来之前他和比尔向南方飞翔经过的每一寸土地。

他一遍一遍地想象着储藏室里和哈德逊公司里的食物，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，而且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他想吃的东西了。

他经常停下来捡起泥沼地里的白色浆果，把它们放在嘴里嚼嚼就咽了下去。

泥沼里的白色浆果是一种种子，包裹着一点点水，一到嘴里水就化了，种子嚼起来又辣又苦。

他知道浆果没有营养，但他还是很耐心地嚼着，不在乎已有的经验，倒是还抱着很大的希望。

9点钟的时候他的脚趾头碰到了岩石上，他极其虚弱地



摇摇晃晃地摔倒了。

他侧卧着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，不当心从包裹的皮带下滑了出来晃了两下变成了坐在那里的姿势。

这时候天还没有全黑，黄昏的光线下，他沿着岩石摸索着干苔藓的边缘。

当把一大团干苔藓收集在一起时，他生着了一堆火，一堆闷着烧的、黑烟滚滚的火，他还放了一个白锡壶在火上烤着。

他打开包裹第一个动作就是数一下剩下的火柴，一共是67根。

他为了确认这个数字连数了三遍，把它们分成几部分放在油纸里，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，一份放在他的破帽子的帽圈里，最后一份放在贴胸的衬衫里面。

做完以后，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慌，于是把它们完全拿出来打开，重新数过，还好，还是67根。

他在火边烘着潮湿的鞋袜。鹿皮鞋已经成了湿透的碎片。

毛袜子有好多地方都磨穿了，两只脚皮开肉绽，都在流血。

一只脚腕子胀得一直跳着疼，他检查了一下。它已经肿得和膝盖一样粗了。

他一共有两条毯子，他从其中的一条撕下一长条，把脚腕子捆紧。

他又撕下几条，裹在脚上，代替鹿皮鞋和袜子。

接着，他喝完那罐滚烫的水，上好表的发条，就爬进两条毯子当中。



他睡得像个死人，午夜前后的短暂的黑暗来而复去。

太阳在东北方升起，至少也算是一天的拂晓了，虽然太阳被灰黑的乌云给遮住了。

6点钟时他醒了，安静地躺在那儿，直直地盯着灰色的天空，他意识到自己饿了。

当他用手肘撑着翻了个身，突然震惊地呆住，就在不超过50英尺的地方一头公驯鹿正以好奇的眼神死死盯着他。

一瞬间，他脑袋里闪过了一幅情景，香喷喷美味的牛排在火上滋滋地冒着烟在反复烧烤。

他机械地用手去够他那没有弹药的枪支，并拉上了栓、射击。

公驯鹿喷着鼻息就跑开了，只听见它奔过山岩时蹄子卡塔乱响的声音。

这个人咒骂了一声，把枪扔了。

他一边大声地发着牢骚一边试图站起来，这是一个缓慢而又艰苦的任务，他浑身的关节仿佛生了锈的铰链。

它们在相互的作用下产生巨大的摩擦力，无论是弯曲还是伸直都要经过咬牙切齿的努力才能做到。

当他终于站起来了之后，他还要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站成直的，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直立在那里的人。

他慢慢地走上一个小土坡上，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和环境。

这没有树，没有灌木丛，只有灰色的苔藓像海一样宽广，还有灰色的岩石、灰色的小湖和灰色的小溪流才把它点缀得多种多样。

天空是灰色的，没有太阳，也就看不出方位。



他不知道北方在哪，也记不住昨晚是怎么到他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的。

不过他还没有迷路，他知道不久他便会到达那个边远地区。

他感觉到就在左边，就在左边的某个地方，可能已经不远了，翻过下一座低矮的山坡也许就是。

于是他就回到原地，打好包袱，准备动身。

他确定了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，不过没有停下来再数数。

他一直很犹豫，在那儿一个劲地盘算，那个厚实的鹿皮口袋，袋子并不大，他完全可以把它藏在两只手里。

他知道它有 15 磅重——相当于包袱里其他东西的总和——这个口袋真是困扰着他。

最后，他把它放在一边，开始卷包袱。

然后他又停下手，匆忙地捡起那个鹿皮口袋。

用眼睛使劲盯着四周，那眼神别提多警惕了，仿佛这片荒原要把它抢走似的；等到他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开始一天的行程，这个鹿皮口袋就在他背后的包裹里。

他改变方向向左行走，又吃了一些泥沼里的浆果。

他的踝关节仍旧很僵硬，他的一瘸一拐表示他仍然很疼，不过现在的疼还好，没有伴随着胃疼一起来折磨他。

饥饿感尤其的尖锐，它们一遍一遍地啃噬着他直到他不再把意识集中在胃里，他必须赶紧想办法走到那个“偏远的地区”去。

泥沼浆果不能停止饥饿的撕咬，它们刺激的气息让他的

嘴里和舌头发出一种发苦发酸的气息。

他来到一个山谷里，看到有松鸡从岩石和泥沼上拍着翅膀走过，它们咯咯咯的叫着，他朝它们扔石子却打不着它们。

他把包裹丢在地上，轻轻走过去好像猫捕麻雀一样蹑手蹑脚地。

锋利的岩石划破了他腿上的裤子，膝盖上留出一道血印，但这种伤害在他强烈的饥饿感觉之下几乎不存在。

他像虫子一样在湿苔藓上向它们爬去，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，全身冰冷地打着颤，可他并没有感觉到，可见他想吃到一口东西的愿望是多么强烈。

可是松鸡们在他面前扑着翅膀走过，咯咯咯的声音好像是对他的嘲笑，他大声地诅咒它们，随着它们的叫声也大叫着骂它们。

有一次，他爬到了一定是睡着了的一只松鸡旁边。

他一直没有瞧见，直到它从岩石的角落里冲着他的脸蹿起来，他才发现。

他比那只飞起的松鸡还惊慌，抓了一把，只捞到了三根尾巴上的羽毛。

当他瞅着它飞走的时候，心里非常恨它，好像它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。然后他回到原地，背起包袱。

时光一点点消逝，他走进了连绵的山谷，或者说是沼地，这些地方的野物比较多。

一群驯鹿走了过去，大约有二十多头，都呆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来复枪的射程以内。

他心里有一种发狂似的、想追赶它们的念头，而且相信自



己一定能追上去捉住它们。

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，嘴里叼着一只松鸡。

这个人喊了一声。这是一种可怕的喊声，那只狐狸吓跑了，可是没有丢下松鸡。

傍晚的时候，他跟着一条小溪走，河水由于混杂着石灰，所以是白色的，它们从很稀疏的一片片的灯心草中穿过。

他把草连根拔起，草好像洋葱的嫩芽一样的东西，只比房顶上的钉子大一点，它很柔软，牙齿嘎吱的咬一口。

他觉得真是无比美味啊，草的纤维好像很坚韧不容易咬烂，不过每根草都灌满了水分，和泥沼浆果一样没有什么营养。

他丢开包袱，用手和膝盖爬着爬到灯心草丛里，像某种野蛮生物一样大咬大嚼起来。

他非常疲倦，总希望能歇一会——躺下来睡个觉；可是他又不不得不继续挣扎前进——不过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急于要赶到那个“偏远地区”，多半还是饥饿在逼着他。

他在小水坑里找青蛙，或者用指甲挖土找小虫，虽然他也知道，在这么远的北方，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虫的。

他徒劳地盯着每一个水坑直到黄昏来临，终于发现了一条孤独的小鱼，很小很小，在一个水坑里。

他把两只胳膊一下子插进水里，水没到了肩膀，可是小鱼还是逃开了他的双手。

他的手搅动了水坑底部的白色的泥，兴奋之中人一下子掉进坑里，水把腰部以上全搞湿了。

水太浑浊了什么也看不清，他只好停下来等待浑水沉淀



下来。

追捕行动重新开始，直到水又变得浑浊。

他真是等不及了，解下身上的小锡桶用它把坑里的水往外舀。

开始他疯狂地舀水，不仅水溅了自己一身，而且水泼的太近又全都回到了水坑里。

后来他舀得更仔细了一些，尽管他的心脏敲击着胸膛发出砰砰的声响，他的双手也是颤抖不已。

舀了半个多小时，水坑里的水基本上舀干了，剩下不到一杯水了。

可是看不到鱼。

他发现了一个很隐秘的石头之间的裂口，鱼已经从这个裂口游到旁边一个更大的水坑里去了，那个水坑就是一天一夜他也舀不干净啊。

如果他知道这个裂口，一开始就会用一块石头把它堵住，鱼也就不会跑走了。

一想到这些，他整个人就坍塌在干涸的水坑里了。

一开始他对着自己轻声哭泣，后来干脆对着环绕着他的这无情寂寥的荒原放声大哭，然后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。

他升起了一蓬火，把湿衣服都烤干了。

像昨天晚上一样他在岩石边上扎了帐篷，最后一件事情是检查一下火柴是否干燥，把手表上了发条。

毯子又湿又冷，脚踝还在一跳一跳地疼。可他只是感觉到饿，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他不断地做梦，梦见有盛宴和大餐让他尽情地享用。



醒来的时候，他又冷又不舒服。

天上没有太阳。

灰蒙蒙的大地和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昏暗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刮了起来，第一场骤雪铺白了山顶。

他周围的雾气愈来愈浓，成了白茫茫一片。

这时，他已经升起火，又烧了一罐开水。

天上下的一半是雨，一半是雪，雪花又大又潮。

起初，一落到地面就融化了，但后来越下越多，盖满了地面，淋熄了火，连那些当作燃料的干苔藓也都被弄坏了。

这对他是个警告，他绑起了背包一拐一拐的向前走去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他不再关心那个什么“边远地区”，也不关心比尔和藏在迪斯河畔向上翻起来的木舟下的宝藏，他已经完全被“吃”这个动词给攫住了，他饿疯了。

他毫不在乎他走在哪里，只是想赶紧走出这一片沼泽低谷。

一直感觉到自己正在走过雪地，走到那片有泥沼浆果的地方，完全凭着感觉走，又去连根拔起了那些灯心草，灯心草毫无味道，根本无法满足他。

后来他又找到了一片带着酸味的杂草，他把能找到的全吃了，那也并不多，是一种蔓生植物，很容易就被几英寸厚的雪给盖住。

那天晚上他没生火，也没有热水喝，他趴在毯子下面带着饥饿入睡。

大雪变成了冷雨，他夜里几次醒来感觉到雨水落在他仰

